

Y O N G Q I H E A I D E G U S H I

勇气和爱的故事
象之王者

[英]埃里克·坎贝尔 / 著
沈家骧 / 译
胡志明工作室 / 插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录

YONGQI HE AI DE GUSHI

第 1 章 五十年前的记忆/1

第 2 章 走向非洲/8

第 3 章 天使和魔鬼/21

第 4 章 一个影子/45

第 5 章 象群守护神/59

第 6 章 伦盖山下/73

第 7 章 马塞人村落/82

第 8 章 人和大象/101

第 9 章 黑夜幽灵/124

第 10 章 小象诞生/134

第 11 章 风暴前夕/157

第 12 章 蛛丝马迹/174

第 13 章 维多利亚之死/190

第 14 章 大象的葬礼/213

第 15 章 罪恶的围困/234

第 16 章 报复和拯救/243

尾声/282



第11章

风暴前夕

本尼把汽油桶里的汽油全倒进油箱之后，就爬进驾驶室，转动点火开关，把越野车发动起来。

“好了，”他咧开嘴笑着说，“我们走吧。”

刚过早上九点，热气就开始威胁着这一天了。

“行啊，听到你宣布出发，我真的感到非常遗憾。”海勒姆说着擦了一下前额，同时厌恶地看了一遍将要离开的村落。“不过，至少我是站着离开的，算是万幸。我还以为我会躺着出去呢。”

本尼的嘴咧得更开了。

“这里没有危险，先生。”

“当然没有。”海勒姆并没有被说服，“那些家伙都



是真正的好心人哪。”

本尼干笑着挂上了排挡。他穿过带刺的篱笆之间的空隙开出去，同时调整着方向。当仪表板上的方向仪指向西南的时候，他就一直向前开去了。

迈克坐在乘客的坐位上，仔细看着一张地图。

“我也不喜欢你。”海勒姆又说了一句，甚至没有朝他看一眼。

“我知道，海勒姆。对此我真的感到不舒服，感觉糟透了。我昨晚整夜没有合眼，一直为此担心着。”

“卑鄙的家伙。”

“海勒姆，要怎样才能使你满意呢？我们已经和马塞人达成了协议。我想你应该高兴才是。我们不正是为这个目的来的吗？”

“不错。我们是为这个目的而来的，可我不喜欢你的做法。”

“我昨晚告诉过你，要正确地看问题。你知道，这只被称为象爸爸的雄象可能已接近生命的尽头了。如果我们能发现范德威尔的下落，并把他抓起来，那么把象爸爸牺牲掉不是常情所允许的吗？”

海勒姆沉默着。

“你说对吗？”迈克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卑鄙的家伙。”海勒姆说。



迈克叹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说，”海勒姆隔了一会儿才补充道，脸色也有些开朗起来，“那只是理论上的说法。根据你的记录，象爸爸会在你找到他之前因为衰老而死去，可说不定我们也会提早死的。”

迈克恼怒地回到地图研究上去了。

“我们已经做了交易，我要兑现它。”他说，“象爸爸昨天往西南方向去了，我要去找到他。”

“你也许不需要那么做，先生。”本尼平静地插嘴道，一面对自己笑了一下。

“什么？”

“在你和头人玩权力游戏的时候，我正在用另一种方法说服我那朋友的朋友的堂兄。”

“你讲‘说服’，指的什么？什么是另一种方法？”

“你的威士忌酒瓶已经空了。”

一阵短暂的沉默。

“我喜欢这个家伙，”海勒姆终于高兴地笑了起来，“我喜欢他。”

“他喝威士忌喝得很开心，”本尼说，“为此他感激不尽。”

迈克透过挡风玻璃盯着前方。

“他真的感激不尽？”他咬着牙说，“考虑到那也许



是坦桑尼亚最后一瓶威士忌，我应当指望他会那样。”

“后来呢？”海勒姆问。

“后来我们做了自己的交易。他觉得他知道哪儿是范德威尔的基地。他说许多年以前，当他还年轻，还在做斗士的时候，有一次跟踪一只狮子，绕着伦盖山脚来到位于伦盖山和恩戈罗恩戈罗山之间一个没有生命存在的山谷。他说他看见一辆大卡车开进那里消失了。”

“我不认为那是真的。只要你乐意喂他威士忌，他就乐意告诉你任何他觉得你想要知道的事。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噢，得了，”海勒姆说，“那是你的酸葡萄心理。你是因为本尼找到了线索，而你没有，才不高兴的。”

“根本不是那样。那家伙是有意让我们去白费力气，事后好笑话我们。要使他不好笑，就不能听他的。我们还是要按我的计划去做。”

“我得提醒你，”海勒姆慢条斯理地说，“就像我上次提醒过你的那样，是我雇你带我在这个荒凉的国家里转悠，我是带钱袋的那个人。是我那该死的汽油使引擎在你前面转动，所以我吩咐你去执行那该死的枪杀，是吗？”

“听我说！”迈克气愤地转过脸来对海勒姆厉声说，“你也许要付出代价，可……”

“他在那儿！”本尼突然打断了他，“看前面。”

他们透过挡风玻璃看出去。

远处有一个马塞人孤零零地站在树下等他们，就像一只长身子的红鸟。

“他和我们一起去。他要把他看见卡车的地方指给我们看。”

“噢。”迈克一下子泄了气，“那好吧，我想值得一试。”

海勒姆咧嘴笑了，但马上就陷入沉默之中了。

本尼盯着正前方，他的脸就像毫无表情的面具。他认定，哪怕稍微笑一笑，都会显得过分。

劳伦斯·范德威尔把装满水的加仑桶放进贝德福德大卡车的驾驶室里。

这是一件永远由他自己来完成的工作。自己把桶灌满，自己在盖子上加上挂锁，自己把它们锁在卡车的驾驶室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受他信任来完成这项任务。在灌木丛里，在大片的荒原里，万一出了什么差错，水可是生





命啊。你可以找到食物，即使找不到，几天不吃饭也能活下来。可要是二十四小时没有水，非洲肆虐的酷热会使大脑脱水。你会疲倦，你会产生幻觉，你会跌跌撞撞地朝根本不存在的目标走去，然后你就会死掉。

而他手下的人都恨他。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

他在场的时候，他们摇尾乞怜、奉承讨好。但他不是傻瓜。他知道当他转过身去之后，他们的奴才相马上就消失了，脸上会露出深恶痛绝的表情。

有时候，他会在背后感觉到他们的眼睛，感觉到他们含有恶意的凝视。只要有办法，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杀了他。但他们永远都不会面对他，永远都不会公开向他叫阵。他们太怕他了。他们只会偷偷地、秘密地干这种事。

还有比在水里下毒更容易的吗？

他又检查了一遍水桶上的挂锁。

他转过身来看着这些人。他的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即使是现在，他们也聚在一起搞着什么勾当，轻声低语地密谋着什么。

“行了！”他吼叫着拍了一下手，“都停下来，我们要出发了。别再讲废话。”

那些人还是站在原地不动。

范德威尔疑惑地看了他们一会儿，想要揣测他们的



情绪。然后朝前走了几步，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皮鞭柄。

“我说了，出发！”

巫师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先生，”他犹豫不决、神情紧张地说，“今天我们不应该去打猎。”

站在他后面的人咕哝着表示赞同。

范德威尔的眼睛露出惊讶的神色，但立刻就变得很严厉。

“什么？”他轻轻地嘶声说。

“那些预兆，先生……”巫师解释道。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有点颤抖。“预兆不好。大家的情绪低落。”

“真的吗？”劳伦斯·范德威尔粗暴的声音里带着挖苦，“好啊，好啊。情绪低落，是吗？”

他又朝前走了一步，把皮鞭从腰带里抽了出来。

“也许他们希望更不开心些。也许你能使他们相信，我不会付钱让他们高兴起来的。也许你能使他们相信，我付钱给他们，是要他们按我说的去做。准确地说，那就是……”

皮鞭在空中呼啸着，深深地抽进巫师的肩膀。

“……我付钱给你们的目的。”

巫师摇晃着向后退去，一面举起手臂保护自己的脸。



人群中有人愤怒地喘着气。

有两个人向前跨了一步，但当范德威尔把手伸向别在腰带中的左轮手枪时，他们立刻就停住了。在他摸索着打开手枪皮套的扣子时，他们又缩回了人群中。

“先生，”巫师坚持着说，“打猎不会成功，仪式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今天早上我们发现狗尾草种子散开了，这是个坏兆头。打猎会失败，还会有危险。”

范德威尔抽出手枪，直接对着巫师的前额。

“仪式？”他粗暴地说着，尖酸的声音中带着轻蔑，“仪式？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仪式，就是这个。”

他用枪口顶着巫师的前额。

“是枪，是子弹，还有扣在扳机上的手指。这就是仪式，是这些东西造成了差别。象就知道这些，没有别的了。”

巫师吓呆了。他顺着枪管呆呆地盯着范德威尔冷酷的眼睛。

“你们选择吧。”范德威尔轻声说。他把字一个一个慢慢地吐出来，吐字的滋滋声就像一条准备攻击的蛇。“选择吧！”

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最后是没有选择的，巫师知道这一点。范德威尔正处在可怕的暴动边缘，衡量了暂时和长久的利弊之后，会毫不犹豫地





把他打死。

巫师终于慢慢地转过身去，走向人群中。

“我们走吧。”他说着，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许多人摇着头嘀咕着，但他们认识到自己已经失败了，只好散开。他们明显地流露出勉强和愤怒的神情，慢慢地拖着脚步走向大卡车和越野车，爬进车里。

只有当他们都坐进汽车以后，劳伦斯·范德威尔才把左轮手枪插回枪套。

接着，他把自己弄进大卡车的驾驶室里。他转动了点火器的钥匙，把烧柴油的大引擎发动起来。他让引擎稳定了一分钟，在确信震动声正常之后倒了车，调整了卡车的方向，慢慢地开出场院。

几辆越野车作为护卫车跟在他后面。

当车辆在他们出口处的深沟险壑中通过的时候，大家都渐渐地安静下来了。可虽然安静，他们还是因为反叛的情绪而快活不起来。

仪式是不能被轻蔑的，神灵是不能被忽视的。

劳伦斯·范德威尔说得对，枪是最有权威的。那些二十世纪人工制作出来的东西不在乎古老的仪式。

但是在非洲，二十世纪不得与古老的东西并存。

今天，象在这次狩猎中可能会死去。但没有神灵的



同意，他们这些人就不会受到保护。

还不止这一点。他们会因为不顺从神灵、把预兆当耳边风而受到报应。也许不在这一次，甚至不在下一次，但报应终究要降临的。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根象牙会戳穿你的身体，一只象脚会像踩碎蛋壳那样踩碎你的头颅，一根强有力的大鼻子会像卷起羽毛似的把你从地上卷起来，然后在一棵树上摔得粉身碎骨。

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就像黑夜之后白昼一定会到来那么明确。

巫师令人恶心地把手伸进袋子里，摸出那个装着大象心脏的麻布包。

它已经没有用处了。它的魔力已经被亵渎了。

他愤怒地将它从卡车后面扔了出去。

马修把帐篷卷好，塞进帐篷包里，扔到越野车的后面。然后走到离营地几米远的地方，把冷藏箱里剩下的东西倒在树根上。

“全在这里了。”他宣布道，“这些是我们不要的全部剩咸肉，说不定有人会来这里享用的。”

“‘永远不要把食物扔掉，不管坏到什么样的程度’，”艾莉森用唱歌一样的声调说，“这不是你经



常向我灌输的说教吗？‘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它。’”

“嗯，我知道。但我们过几个小时就到塞罗那拉了。坦白地说，即使到不了那里，我宁可饿死，也比吃那些咸肉强。它们已经放了很长时间，都有味道了。它们已经长出腿来，在箱底里爬了。”

约翰·布莱克坐在一块岩石上写他的观察日记。

“你就把它们倒掉吧，”他说，“然后我们就出发。”

他已经在新的一页上开始记载新生的小象了。

5/13号，雄性，系5/14号(24岁)于6月28日所生。

接着他把艾莉森的记录全部照抄上去。

“你看到他吃奶了吗？”他问道。

艾莉森坐在他旁边读着自己的日记，重温着不久前发生过的事情。

“没有。在他会走路以后，他们就离开



了。要多久他会需要喂奶？”

“几个小时以后。尤其是如果他们要他走远路，他很快就会累的。”

“好吧，我们最好早点上路。我们越快赶到塞罗那拉，就会越早赶回来看着他们。真不是时候，我们现在得离开这里。”

约翰·布莱克看到女儿那么操心，轻轻地笑了。

“你能做的事就是旁观。你知道的，是吗？”

艾莉森困惑地凝视着他。

“是呀，我当然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干预。”

“我知道。你说这些干什么？为什么我要干预呢？”

“这不是她的第一胎。”

艾莉森停了好长时间去吸收这个信息。

“噢，我不知道。”

“是我没有告诉你。”

艾莉森又静默了一会儿。她合上日记本，出神地望着远方，象群就在那个方向。

“我不得不给你一些忠告，”约翰·布莱克说，“你会不喜欢的。这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爸爸在对你讲话。你不要让自己卷得太深了。”

“听上去好像是科学家在对我说话。”



“不，这和科学家毫无关系。这和感情有关。这是一群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生存的野生动物。我们的工作发现他们是如何生存的。这是科学家的事。如果你让自己太深地卷入他们的生活，科学当然会遭罪，但困扰我的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你也会遭罪的，你已经在受罪了。你已经让他们生活在你心里了。这可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艾莉森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另一胎小象出了什么事？”她终于问道。

“那是在三年前大干旱的时期。那只小象在子宫里就营养不良。他出生的时候非常小。克娄巴特拉又没有奶水，所以他只活了几个小时。”

“噢。”

“这件事总结了我想对你说的话。如果你让他们生活在你的心里，那么你的心里就不得不出一个空间去接受他们的死亡。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不存在这个空间的。就好比当一个医生或护士，你的心不可能宽广得把病人所有的问题都装进去。如果你想那样做的话，你会发疯的。这里的情况也一样。关上你的心扉吧，不然，总有一天他们会让你把心操碎的。”

她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一幅图画：一只瘦小的、摇摇